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十回 陷黑獄賣女求生

詞曰：《南鄉子》人說幹將利，我道孔方無義。愛汝丰姿，骨肉能相刺，盟山誓海從教棄！猶望同舟濟，豈料刁仁施毒計。一命付南柯，撇卻嬌妻，愛女分離，從前妙算渾如戲！

這回且按下鍾倬然，在呂人家坐西席不提。話說刁仁在高唐州，無意中遇著了鍾生，便商議出這毒計來，要害他性命。彼時，盛二不肯，許了他幾十兩銀子，方才應允。不意鍾生走了，州官把盛二打了三十板，監著。那盛二本來也是歪人，況且從來小人原無肝膽的。高興頭上，貪了財，便應承了，及至禍患臨身，自然抱怨在刁仁身上來。不料，州官當時連夜備文，將鍾生報過府的了。如今上司提人，州官只把盛二重責。刁仁只得與他上下衙門用錢料理。沈君章又從中間打些夾帳，共費了四五百兩，才弄得盛二再去著緝原犯，將這件事做了。未完，盛二幾番要說出刁仁買囑他，謀害人的緣故來，刁仁只得央沈君章轉求他，被他詐了二百兩，方才默然。刁仁此時著實懊悔起來，思量害人，那知害了自己，做了撲燈蛾。終日愁悶，店也無心開了，因而舊病復發，一心只想去賭錢，思量贏些轉來補空。不料，又做了滾湯澆雪，不上半年，把從前在富家克克剝剝，欺人哄詐的財物，輸個罄盡！沈君章見他這般行徑，暗忖：我留他一家在此同住，原想吃他些銀子。今見費了這些，又見輸個精光。一日，對刁仁道：「兄弟，咱與你說明白，富家之物，你該分一千兩。除了官司用的，並你輸的，算來所剩不上百兩了。咱只管包在身後做甚，咱情願吃些虧，找你一百兩，各自營趁罷。至於一向盤纏，咱哥兒面上不算了。」刁仁此時明知被他吃了去，所謂強更有強中手，既落在手內，悔之無用了。只得忍氣吞聲收了銀子，自此二人就有些言和意不和了。況且邢氏與沈君章睡得滾熱，反厭起刁仁來了，終日與他吵吵鬧鬧。小鳳此時已有二十歲了，只因刁仁心裡要留他在家，仗他姿色，教他傳母業，賺些大錢，故意不許人家。就是小鳳心裡，還望倬然之訂，巴不〔得〕能不嫁。只是他立心端正，揣知其父之意，便自韜藏，不肯輕與人見。知道刁仁要害鍾生一事，心中著實忿恨，常常借題敷演，把其父數落一場。所以刁仁受其妻女絮聒不過，主意要收拾了些本錢，往外做買賣，要刑氏拿些來湊本。那知邢氏私蓄還有，只因丈夫心變了，分釐不肯。刁仁氣憤，止拿了那一百兩，收拾行李出門。想著有個朋友，原是趕腳的，住在河澗府故城縣鄭家道口，姓陸，名國文，要同他買了棗子，往南邊發賣去，故一徑往鄭家道口來。不則一日，到了陸國文家，天色將晚，卻好國文在家，兩個敘了寒溫。國文道：「數年不會，一家在那裡？」刁仁道：「向在京裡往來，如今住在高唐州，在家閒不過，特來與哥商議，買些棗兒，往南去做買賣。」國文道：「來得甚好，咱正想賣了口頭，出去混混日子，咱哥兒可好做個伙計。」講了一會，忙去收拾晚飯，二人正要坐定吃酒，只見門外擁了一伙人進來，不由分說，將他兩個一索縛了。陸國文叫喊起來，內中一個罵道：「好賊！你幹得好事，還敢嘴強。」兜面便是一掌，打個踉蹌。眾人動手，將家裡搬個精光，把他妻子交與地方，帶了他兩個便走。你道為何？原來數日前，陸國文合了一伙響馬，在故城縣地方打劫了一個京官的兄弟，有千餘金資囊，那兄弟坐在故城縣裡，要縣官拿這伙賊。縣官差了番子手，遍處查緝，拿了三個，當堂招了陸國文，為此來拿他。不想刁仁造化低，卻好撞在這網裡，也拿去了。總是他處處壞了良心，所以有此意外之禍。

當時拿到縣裡，縣官連夜就審，將他二人一夾，陸國文招了。刁仁招實良民，並不知情，乃是來探親的。縣官道：「你與賊人親戚，必非善類！」喝令再夾。看官，聽說：夾乃極刑，即使能受者，也經不得一連兩三夾，總有十分冤枉，亦只得招了，且偷生頃刻。故此凡為官之人，聽審必須虛心度理，不可逞一時之怒，視來棍為散愁解悶之輕意用他，這便是造福無窮了。當下刁仁受夾不過，只得屈招了，下了監，也埋怨不著陸國文。常言道：「小姨上了妹夫門，來的不是！」只是身邊之物，並行李都失了，實是冤枉的。家信不通，那裡有錢，要央個人往家通信，情願厚謝。那些禁卒，是殺人不皺眉的魔君，那管你冤枉不冤枉！只因要他的謝儀，且等家信通了，好索他的常列錢。內中一個禁卒道：「既然你肯厚謝，可寫家信，我替你走一遭。阿彌陀佛，我叫張佛子，極肯行方便的。」刁仁道：「若得爺發這點慈悲之心，便是我重生父母了。」遂借了紙筆，寫上幾句粗話，與沈君章說道：

弟命該死，方到陸國文家，不料國文數日前做下不良之事，弟正撞在網裡，受盡極刑，有口難分。現今在監，口食無度，使用全無，諒來多死少生。乞望哥看弟兄情分，千萬設處錢鈔，親來料理。再者作急尋個人家，打發小鳳出門，將財禮來救命。至囑至囑，千萬千萬！難弟刁仁具

將字封好，寫明住址，交把張佛子，佛子接了，次日就走。

不二日，已到高唐。沈君章是開飯店的人，一問便知。卻好君章在家，問了來意，接了那封信。他不識字，拆開央對門一個人念了一遍，便對張佛子道：「雖承張爺枉顧，但在下與他實非親戚，他出外做買賣，也不知他外邊的事。張爺請坐，在下拿此信，去與他家裡人看了，再商議罷。」遂一面吩咐店裡伙計管待，自己往內，對邢氏說知。邢氏全不在心上，說道：「這樣人，死了倒乾淨！」君章道：「你心上要救他也不？」邢氏即睜圓浪眼道：「救他則甚！我為他喪盡體面，掙得錢來只好供他賭，累我東來西去。從前想起來，並無一些好處，叫我丟不下。實對你說，我捨得他死，安心不妙（要）他了，怕天下斷了男人種麼？」君章道：「咱有句知心話對你說，不如趁此機會打發他上路罷，咱兩個做個長久夫妻，可不好麼？」邢氏道：「我的乖乖，咱兩個是割不斷的，有甚麼閒話說，你有事只管去做。」君章道：「他字上叫打發小鳳出門，我看這丫〔頭〕諸事倔強，終日長吁短歎，留他在家也不相安，不如著他去罷。」邢氏道：「女兒大了，終道是人家的！這丫頭我也看他不上。」君章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就托人尋主兒去。」言畢，出門去對一做媒的朱小泉說了。次日即打發張佛子起身，說道：「煩爺先去，在下已對他家裡說了，要設處錢鈔，一時無措，待他們設處了，在下就來。」送了張佛子一兩盤纏，佛子接了道：「弟在縣前住，只問張佛子人人知道。君章兄若來，即到舍下便了。」遂作別而去。

話說朱小泉隔了一日，就來說道：「有真定府一個大財主，姓烏號量涵，在此要娶妻，若看中了，肯出一百五財。若你們肯，我便同他來看。」君章道：「今急如星火要救他父親，有甚不肯！咱自對他娘說，你只管領來看就是了。」小泉遂別去，去不多時，果然同一個人，衣冠楚楚而來。邢氏將女兒打扮得十分瀟灑，那人一看，便中了。當面講財禮，君章拿班做勢，那人見小鳳人物標緻，添到一百六十兩。即日就送了財禮，約定次日要娶。君章依允，忙忙的便去備些出嫁的衣飾。小鳳此時，已知打發他遠嫁為妾。便對邢氏哭道：「母親，你捨得將我遠去，若是這宗銀子去救父親，我亦無怨，你不要被人蠱惑了，置之不理，你女兒死在九泉也不瞑目的。況且，我看昨日來相我這人，身上穿得體面，而舉止輕佻，出言粗蠢，料此人定非正經人。你女兒此去，不知如何結局！生離死別，總在今日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邢氏雖心若頑石的女人，見他說得傷心，也掉了幾點淚。勸道：「你不必多憂，沈伯伯打聽得詳細，萬萬無錯。雖是到人為妾，倘生得兒女，後來也有受用的日子。」沈君章的老婆湯氏，也來相勸，小鳳只得住了淚。次日，朱小泉即領了轎子，娶新人來。邢氏遂打發小鳳上轎，因那姓烏的說，當日就要起身的。沈君章即備了頭口，送過門來，果然那姓烏的就收拾了車輛起身。沈君章送腰站地方，小鳳哭哭啼啼，千叮萬囑，托他救父親出來！君章安慰了一番，分別回家。對邢氏道：「好了，去了這丫頭，眼前也清靜些，只是鶴仙，只得七八歲的孩子，看他氣質甚是不好。以前他家裡的都知道，就是前日為鍾倬然逃走的事情，州裡差人來說起，不知怎麼聽見了，就對我說：「沈伯伯，那人說甚麼鍾倬然？我記得我姊夫也叫這個名字。我喝住了他，他就不言語了。我想來留在身邊，萬一大起來，知了我們的事，可不是養虎害身！我也要尋個法兒，弄他出去。」邢氏道：「這個且慢，你往故城縣去要緊，看了一個下落，大家放心些。」沈君章道：「明日就去了。是夜，與邢氏大整旗槍，掀天塌地的乾了一夜。

裡的都知道，就是前日為鍾倬然逃走的事情，州裡差人來說起，不知怎麼聽見了，就對我說：「沈伯伯，那人說甚麼鍾倬然？我記得我姊夫也叫這個名字。我喝住了他，他就不言語了。我想來留在身邊，萬一大起來，知了我們的事，可不是養虎害身！我也

要尋個法兒，弄他出去。」邢氏道：「這個且慢，你往故城縣去要緊，看了一個下落，大家放心些。」沈君章道：「明日就去了。是夜，與邢氏大整旗槍，掀天塌地的乾了一夜。

次日收拾出門，一路早行夜宿，到了故城，竟至張佛子家來。佛子在家相見了，先謝前日攪擾，次說你令友盼望之極。君章道：「別有商議！」佛子見他欲言不言，半吞半吐的光景，又問道：「沈爺，你此來必定進去，看他一看？」君章道：「老實告訴張爺，他妻子惱他不學好，賭錢吃酒，帶累了好些氣。今又犯了事，巴不能盼他死，那裡肯來救他。所以在下來，與張爺商議。」那佛子原來佛口蛇心的人，見君章的光景，早已瞧破三分，便說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不但不救他，莫不是要打發他早些上路麼？老實對你說，你有話可同我計議便了。」沈君章道：「實有此心，不知張爺肯擔當否？」佛子道：「天下何事做不來？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！你若捨得大大的謝儀，包管頃刻令你見個了當。這裡面不知斷送了多少人命，誰希罕他一個。」君章大喜道：「咱看張爺是個麻利人，若果然做得來，也不敢謝少，一百兩細絲。」佛子見許了一百兩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且住，此事我一個人也行不來，待我去與伙計們說妥了，回復你。」說罷，就去了。去不多時，又同了一個姓王的來，三人當面講定，當日替他出了病呈，明日便動手。君章即在身邊摸出五十兩一封，遞與佛子道：「先交一半，見了真信找足。」二人收了，自去知會眾人。至次日更深時分，三人動手把他縊死。可笑刁仁，伶伶俐俐、極奸、極詐、極會算計人的，到此地位，不能一毫掙扎。只因他一生奸偽，並無心腹，以至禍起蕭牆，仇生家室，竟死於妻友之手。豈非惡人之報，天道昭章！次日稟了官，只說病亡，拖出荒郊，總承了幾隻犬兒，一頓大飽。君章親到屍邊看了，遂找足了那五十兩。又分外謝了佛子，作別起身，回家報知邢氏。自此，邢氏死心著意的隨著沈君章，朝朝暮暮，恣意宣淫，好不快活。

評：

傷心哉，刁仁！痛矣乎，刁仁！身死獄中，皆因妻友之毒，只因其心之不良。作此書者深心，故筆不曰倬然之報刁仁，不曰富公之報刁仁，而刁仁自收毒報於妻友，其中曲折，令人不可測度。而世之處妻友者，當奉以為鑒。

又評：

邢氏鍾情於君章，便忍殺結髮之夫，不惜親生之女，婦人之心，一狠至此！